

# 蓝田：宦海田园 才子风华



“富贵传家，不过三代；诗书传家，济世绵长。”这句民间流传甚广的名言，反映了中华民族重视诗文著述的传统。才子者，才华出众之人也。即墨明清六百年文学史上，蓝田纵然不是唯一的才子型诗人，至少也是历史上即墨诗人中的第一才子。

蓝田，这位从华阳书院走来的蓝氏才俊，历经了科举的艰辛，又一路宦海浮沉，最终回归田园，以诗书遣余生。作为蓝氏家族的代表人物之一，蓝田继承了父亲蓝章清正的风骨，又创立了家族诗书济世的传统，助推蓝氏成为重要的文化“望族”。

## “小小神童”名扬齐鲁

6岁时能日诵千言，并善诗对；8岁随父入京，因用字准确、对仗工整被誉为“小圣人”……想要成为“才子”“神童”，首先天赋要高，并且教育资源要丰富，蓝田显然具备了这些有利条件。自小，蓝田便在华阳书院跟随父亲蓝章读书，接受读书向学之法。

在家族诗书教育的浓厚氛围与理念下，蓝田的成长成才一路“绿灯”。9岁时，侍郎程敏政以《梅花赋》为题考对，蓝田略加思索，挥笔而就，程侍郎叹曰：“吾举神童时，不能过也！”12岁时，南直隶提学司马亮，多次命蓝田等人匿名考试，蓝田均名获一等。明弘治五年（公元1492年）蓝田乡试中举，年仅16岁。那时候，山东提学沈钟对蓝田之才华有所疑，经再三复试，蓝田均名列前茅，沈钟不胜感叹：“不期即墨之乡，而产蓝田之玉。”蓝田从此名扬齐鲁，遂被荐于京师太学，师从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李东阳、杨一清等。



由于蓝田勤奋好学，识穷经史子集，旁究稗官野史，懂天文律历、善诗对韵律、牛经马谱，琴棋书画无不精通，可谓学富五车、才高八斗。

## 十一次科考夙梦终圆

500多年前，蓝氏家族的领路者蓝章走在去陕西的路上，在他身后跟着位年轻英俊的少年蓝田。不光是这里，在曾经的婺源、潜山、京城等地方，也都能见到少年蓝田的身影。行千里路，读万卷书。在蓝章四方为官时，常常让蓝田随侍身边，代作作文，以提高蓝田的见识、磨砺心志。蓝章在当时很有威望，身边的朋友也多为名士大儒，在这过程中蓝田有幸拜访了很多名师，也深切体味到了民间的疾苦。

只是，少年成名的蓝田科举之路却走得极其坎坷。蓝田畅所欲言、汪洋恣肆的文风，恃才傲物的秉性，使他对唐宋文风颇为欣赏，但对科举考试中按部就



蓝田画像和他著的《北泉集》。

班的要求深恶痛绝。所以，不管他的文章写得多么华美、见解多么深刻，依然难过主考官的眼。当现实与自己的价值观相悖，固执的蓝田选择了抗衡，一次、两次、三次……当经历十次落榜的惨痛，眼看着跟他一起的同学都已在官场上驰骋时，无奈下蓝田妥协了。他只好委曲求全临时改变文风，终于在嘉靖二年（1523年）第十一次赴礼闱中二甲进士。这一年，他已经47岁了。

## 风节凜然声震天下

中进士的次年，蓝田被授河南道监察御史。这一年，发生了明朝历史上著名的“大礼议”事件。因正德帝无子，由其堂弟嘉靖帝继位，执掌院事的张璁、桂萼等人奏请封嘉靖帝的生父为太上皇。身为监察御史的蓝田、段续、陈相等众多正统派，认为此举于礼不合，主张尊正德帝为太上皇，并恳请皇帝治罪席书等人。此举却惹得嘉靖帝圣心大怒，下诏

将蓝田等人廷杖，蓝田受杖后几乎丧命，枕席达月余之久。愈后，仍冒死逆鳞强谏，并接连上疏弹劾大学士费宏、尚书杨旦及席书、陈洸等权臣10余人，直声震动京畿。

被廷杖后的第二年，蓝田出任陕西巡按，其父蓝章曾巡抚陕西四年之久，蓝田到任后“平乱安民，奏所当兴革者十数事”。当地人赞曰：“一按一抚，一子一父，虏不犯边，民得安堵”。1525年，其父蓝章病逝，蓝田返家守制。嘉靖十年（1531年），蓝田受张璁、陈洸等诬陷报复，被逮入济南大狱，经朝中贤良多方解救，方得获释，遂被罢归乡里。

## 回归田园诗书自娱

回归乡里的蓝田，开启了人生的另一种选择。他在自家后院筑了一个名为“可止轩”的小书房，闭门读书，绝口不言时事，把心思全部用在诗歌写作上，创作了大量传世之作。蓝田一生著述颇丰，遗有《蓝侍御集》即《北泉集》《东归唱和》《白斋表语》《随笔》《续笔》及奏疏五十余份。其《北泉集》收入清《四库全书》。

蓝田还精通书法、绘画，其篆、隶、楷、行、草五种书体都非常精进，用笔豪放。其山水画讲求天真自然，用笔不求工细，创作上讲究“借物写心”，崇尚平淡天真，为典型的文人画风格。自蓝章、蓝田父子以来，蓝氏家族逐渐形成了写诗弄文、著书立说以维护和传承其家族声誉的传统，让后世的代代蓝氏仍坚守诗书济世的家族传统，成为重要的文化“望族”。

罢归闲居的几年间，明朝曾先后有三十余疏荐书举他重新出任，而他却心灰意冷，早已不存用世之想，因而自嘲地婉拒曰：“我数十年老妇，何可与红颜争艳。”故而，终辞不起。

嘉靖三十四年（1555年），蓝田走完了传奇而跌宕的一生，终年79岁。卒时神气不乱，口占诗一首，声律不减未病时，自名之曰《泉翁绝笔》。

观海新闻/青岛早报记者 杨健

## 浙江路：市井烟火的别样形态 ①

国人来说，在青岛这片土地上，怎能没有柳特波德的名字。

日本强占青岛后，将柳特波德街更名为高濂町。“高濂”是日语从古汉语直接搬过去的一个词，意思是水从高处直泄而下。呆板而极其缺乏幽默感的日本人罕见地为这条路找到了一个准确、形象的路名。大雨过后，汇集的水流从陡峭的道路顶端顺势而下，汹涌到海。

中国收回青岛主权之后，将这条路改名为浙江路，一直沿用到今天，差不多整整一百年了。浙江路上有市井烟火。这个“烟火”，不是形容词。这条路上真的曾有一家煤店，供应居民的生活燃料。

煤店在湖北路南边、浙江路西侧的一个大院子里。煤店的办公室实际上是湖北路上一幢洋房的半地下室。屋内昏暗潮湿，空气极差，混杂着汗酸味和煤粉刺鼻的烟呛味。起初居民们还可以进屋开票、交钱，后来只能在院内排队，通过窗户上的一扇活动玻璃购煤了。院子里堆放着不同品种的煤炭，煤堆上插着木牌，上面写着产地、品种、价钱。整个院

子到处是黑乎乎的细细的煤粉。

那个年代，买煤是各家各户的一件大事。每家有一个煤证，按户籍人口的数量，确定每月的供应标准。夏季用煤较少，各家都攒到冬季买煤取暖。

入冬之前，“烤火煤”运来之后，煤店会贴出告示，通知售卖时间。居民们做好准备，第二天一大早就拿上麻袋，拖着小车，去排队买煤。大同煤块和“洪山”（实际上是黄山，为图简便，都写为洪山）煤块是大家公认的好煤，火力旺还耐烧。称煤的师傅往麻袋里装煤时，人们要在一旁眼疾手快地拣出混在煤炭里的石块，最大限度地减少自家的损失。

几百上千斤的煤运回家中，也是个“大工程”。这时，谁家的男孩子多，便着实令人羡慕。许多人家会像蚂蚁搬家一般，一点一点往家运。邻居们也会相互帮忙，年老体弱的人会受到邻居们的特别关照。

抢不到煤块，只好去买散煤。散煤既不耐烧，又不起火，要掺进一定比例的黄土才能生火做饭、烧水取暖。煤店的

一角总会堆着一些黄土，尽管十分便宜，也没有多少人购买。各家的孩子会在课余时间背上个麻袋，四处“挖黄泥”。那时，有一条“掖县路大沟”，在大学路西侧，荒芜未开发，有大量裸露的黄土，是“挖黄泥”的最佳去处。

后来，煤店在院子的西北角搭了个简易棚子，引进了加工设备，可以生产煤球和蜂窝煤，散煤的利用价值大大提升。

再后来，液化气罐、管道煤气、管道天然气一步步地走进人们的生活。点火做饭成了日常生活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习惯动作。买煤的辛苦，1980年后出生的孩子怕是很难体味了。如今的花甲之人也时常纳闷：那各家视若宝贝的煤证是何时弃用的？那脏兮兮的煤店是何时消失的？

消失的何止是有形的物质，往昔的记忆也往往会在日月的风尘中湮没殆尽。人们需要顽强顶住记忆的闸门，让夺门而出的生活之川，奔流在鲜活的历史长河中。

节选自《青岛文化地图》  
青岛市民政局 主编

